

豫章

章

策

書

第八冊

半廬文稿目錄

卷一

論辨五首

項羽論

介之推論

荀息論

改試爲課論

留侯招四皓辨

序九首

族長養粹公七十二序

凝瑞先生七十二序

廖紆不情和韻序

陳彬所六十一序

嘉禾湯載歌文序

嘉禾訪道序

李雲田游豫章詩序

彭糾錄序

族子季玉四十一序

書啟五首

與大琴陳氏合族書

與寧化李元仲書

與清江門人楊仁叔

答南昌門人胡心仲

答臨川陳少游

卷二

書跋四首

書魏裕齋詩後

書翁烈婦詩後

書易堂壽卷後

書伯王言體跋

說四首

桃源說

默齋說

三姪字說

譙贊說

表志五首

叔兄斐然墓表

日省公墓表

謝女姑墓志銘

墳墓志

祀田志

雜文四首

曾止山隱騷弁言

讀杜小言

婚禮教諸子小言

夢解

引四首

倫音小引

天龍寺募緣引

果育堂引

日錄小引

贊三首

任廣文先生像贊

謝秋水像贊

關公觀書像贊

箴銘五首

持敬箴

主靜箴

勿齋箴

文房雜箴

消人欲銘

雜言

卷三

詩

半廬文稿卷一

寧都 李騰蛟 力負

項羽論

當秦之末陳勝吳廣之徒一呼而成瓦解之勢有豪傑者因勢而席卷之舉秦易耳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奈何楚可代秦而反自棄以成漢耶羽之失天下也始于銳攻趙而不速入關終于分關諸國而不肯攻漢與秦爭趙而不與漢爭秦不與諸國攻漢而舍漢以爭諸國故在秦則楚若代漢資其驅除而在楚則諸國每先漢受其敵而反遮蔽乎漢漢弱于楚然得

優悠蓄養于蜀而還定三秦休息于成臯京索間而
圖諸國者皆羽不知自謀而置漢于度外也迨諸國
破滅而楚亦隨之矣使羽入關不燒秦宮室而都關
中以蜀分王三秦將而以楚封懷王令腹心大臣左
右之俾齊趙韓魏諸君各復其國而舉豐沛數郡以
王沛公與諸國錯處則犬牙之勢成羽雖未能卽兼
天下于以制漢有餘也漢爲羽之所制則諸國皆羽
所樹必德羽而憚之無有與羽爭天下者乃羽不知
務此舍關中而王彭城則非其地以三降將距塞漢
王則非其人尊立義帝而旋弑之使罪我者得藉以

爲口舌吝尺寸之地不與田榮陳餘致諸國卒不得
定而齊趙代梁蜂起爲難而羽亦奔波角逐而不得
安漢遂因以收漁人之利矣不然羽當紛紜擾攘進
退失據之時猶能敗漢于彭城敗漢于滎陽及其卒
也又敗漢于成皐使羽不自多其敵而得一意以蹙
漢吾恐漢王欲求立錐之地而不可得也又安能還
定三秦而部五諸侯兵以伐楚哉嗟夫楚可代秦而
反自棄以成漢則漢之覆秦滅楚剪諸國以成帝業
者不可謂非天也雖然覘國莫如覘主淮陰登壇先
及項王之爲人則羽已在其掌握中矣豈必垓下乃

授首哉要之羽非信不擒漢卒負信漢真寡恩哉

介之推論

帝王之興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也哉故凡端人正士
于開國承家之際必不舍人言天而啟人主以驕恣
之漸也昔晉文公出亡險阻艱難未嘗不備而卒復
其國者不可謂非從者之功乃介推以祿之弗及遂
曰二三子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夫以己不得祿之故
而欲二三子皆不蒙賞豈人情乎文公之過鄭也鄭
文公不禮焉叔詹曰天之所啟又曰有三士足以上
人子玉請殺文公楚子曰天將與之又曰其從者忠

而能力固未嘗嘗言天也乃推一則曰天再則曰天
蓋既憾夫君之不予吾祿而遷怒于二三子之不吾
請遂發憤而爲此言耳使其君聞而信之則從亡之
功沒而狐趙頡驁輩皆將如後世功臣之不可以自
保而人主之援天自神輕信符命者又未必非此語
階之厲也文公之至河也令曰籩豆捐之席蓐捐之
手足胼胝面目犁黑者後之咎犯閭而夜哭曰籩豆
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手足
胼胝面目犁黑者有功者也而君後之由此觀之公
豈能不負狐趙哉而益以子推貪功之說其一言足

以殺狐趙而有餘矣甚矣推之貪忿失言而不顧諒
天下後世之大害也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介子不
得祿而怨卒以自焚其身非以賄之故耶後世父死
子繼兄終弟及其于人臣一無所與而負定策之功
推卽位之賞覲然受之而毫不知愧此真貪天之功
者也則又介子之罪人矣

荀息論

人知殺申生者驪姬也而不知其由于荀息殺奚齊
早子者里克也而不知其亦由于荀息曷言之荀息
里克皆晉之大臣也而息尤獻公所倚任者當公之

出公子于曲沃也使之伐東山臯落氏里克旣極言其不可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克不對而退則克固無負于太子矣且士蔿小臣也猶惓惓以固宗子爲言而晉諸臣亦無不與太子者使息此時申明大義以告一言之不已則再再言之不已則三公見中外之不吾與也必不冒昧而行廢立而姬亦漸消其邪謀又何姬與二五之足患哉乃息朝夕侍君獨至廢立之際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足以動其心而關其口此士蔿之所以不敢有後言而里克亦因之以中立姬遂得與中大夫成其謀矣申生將

安所逃死乎故曰申生之死荀息殺之也荀息固傳奚
齊者且立齊何以又曰殺齊不知傳者傳之德義保
者保其身體爲人保傳者必當爲之計久遠當獻公
卒息不從其亂命而與里克之徒同立文公文公立
按姬與二五之罪而誅之以申國法則三公子之徒
其忿洩矣又何亂之敢生且文公德息之不立齊卓
而立已也未必遽加害于齊卓而齊卓或反可以得
全乃計不出此而使其死于里克之手息雖百死又
何益哉故曰息殺之也張華之附賈氏與荀息之黨
驪姬無以異而姬之譖殺申生更毒于賈之殺愍懷

太子乃後世謂華逆而息忠者殆以其能死也不知
荀息之死蓋匹夫匹婦計無復之不得不出此以塞
責耳豈真能成仁取義哉然則春秋又何以書及乎
夫春秋記事之書也前此曾書及矣及孔父則書孔
父及仇牧則書仇牧今及荀息則亦自書荀息雖不
失其官亦未必概爲春秋之所賢也晉里克弑其君
則爲賊矣迨晉殺克則又書官豈一人之身生則賊
而死則賢乎愚謂善讀春秋者正不必盡執其例

改試爲課論

三代以下之人才未可以三代以上之人心期之故

三代以上之人心非治三代以下之人才之所可恃
吾請以之論教之有課有試人之情不能無勤惰故
用課以程其功又因而試之以觀其效則試與課正
相須爲用者也伊川程子請改試爲課意非不厚然
其勢未可以行何也善爲政者因其勢而足矣井田
學校封建固三代所並重而其制亦相因也秦一旦
舉而廢之而封建井田卒爲後世之所不可復此豈
先王之制有未善蓋亦勢之所趨如江河之決而不
可挽雖有聖人出焉亦不得不因而利導之也教起
于唐虞其命契也不過曰敬敷五教而已說命曰念

終始典于學安有所謂課與試者至周設造士官而課之事詳記曰比年入學中年考校卽試亦不廢也漢唐以後教失其職造士者不能課而徒出之于試伊川欲于學校養育人才使學者無有競勝之心故請改試爲課愚以爲伊川之法非不可行人固不能行伊川之法也三代以下是非不足以繩人故美刺之美刺不足以感人故褒貶之然猶不能及于賞罰周之庠序觀士以射固使勝者酌以飲不勝者然則士之勝者但當序其不侮不宜掩其勝不勝之迹也若止有課無試不考定高下則士無以見其短長將